

●《中国诗人》编辑部编
●百家出版社出版

《中国诗人》诗丛

淘金者的河流

《中国诗人》诗丛

淘金者的河流

《中国诗人》编辑部编
百家出版社出版

淘金者的河流

（中国诗人诗丛）

中国诗人编辑部编

（上海市淮海中路六〇六弄十四号）

百家出版社出版（上海市绍兴路五号）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八五〇×一一六八毫米

三十二开本

印张六

插页二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五）一七—八〇五七六一—二二四／一·四一

定价：二·六〇元

《中国诗人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元化 夏 青 严 辰 辛 笛 陈 沂 罗 洛
曾敏之 香港 储大泓

《中国诗人编委会》

主 编：黎焕颐

副主编：齐铁偕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公 刘 叶延滨 刘再复 刘淇秋 齐铁偕 邵燕祥
吴 正 香港 张香华 台湾 李 瑛 李元洛
李连泰 季振邦 官 雀 梁秉钧 香港 邢 翼
舒 婷 傅天琳 雷抒雁 犁 青 香港 黎焕颐

中国遵义鸭溪窖酒厂协办

厂长：牛井禄

目次

黎映照	黄浦江，黄金者的河流呵！	一
刘湛秋	大自然之恋	一八
雷抒雁	乱涂春情廿首	二五
叶延滨	失去时间的备忘录	三〇
傅天琳	人与枪枝	三六
金波	林中世界	三八
孙友田	近作七首	四四
王辽生	谨慎的黄昏	四七
张诗剑(香港)	龙之祭	四九
台湾诗人专辑		
张默	张默三首	五二
辛郁	辛郁四首	五三
张望	张望四首	五六
伊玲	伊玲一首	五八
碧果	碧果三首	五九
沙白	沙白一首	六一

罗 门	存在空间系列	六三
郭在精	心底话儿胜过重锤风雷	六九
王小龙	永恒的时刻	七三
郑 浩	时髦时情	七五
孙晓刚	摩登礼物	八〇
李振华	朝圣	八九
李羽龙	长叹息以掩涕兮	九二
塞 风	脊梁及其它	一〇〇
胡天凤	回忆及其它	一〇一
王 璞	霸王别姬	一〇三
胡丰传	盗火者的独白	一〇九
海南	历史的眼睛	一一四
杨如雪	爱的玫瑰花与痰藓	一一九
夏海涛	莱蒙托夫之死	一二二
李发模	酒韵	一二四
徐 进	冬遇	一二六
蔡宝周	十行抒情诗	一二九
怀 白	魂系黄土	一三二
火 俊	人间	一三六
耿 翔	日出日落	一三九
鲁 萍	无题	一四二

申 未	鸭溪，溶化了月	一四四
郭 风	黎及其它	一四五
李 耕	生之旅	一四八
耿林莽	水成岩及其他	一五三
黎华强	伤残的旅游者	一五七
谭忠兴	抒情诗八首	一五九
刘国体	东部大陆	一六三
梁谢成	断句变奏	一六七
莫文纪	诗的发现	
苗得雨	——《香港当代诗选》序	一七二
	《中国风诗丛》序	一八〇

·黎焕颐

黄浦江·淘金者的河流啊！

远古，我们的祖先，以开发西部起家——乾坎更正，巽离坤对……。然而我们民族的现代文明，却是从开发东部起跑——物竞天择，声光化电……。上海是起跑线么？

——读史笔记

序 曲

昨天，我们登上长城，
鹰一般地一头冲破关门；
乾、坎、更、正、远离
东土，到西方镀金……
而后，我们又认定：
泰山乃大宇宙之鼎，
黄河乃大宇宙之龙，
长江乃大宇宙之鲸……

于是：我们又鲸一般地，
回归于乾、坎、更、正……
并且选择长江的尾大不掉；
用声、光、化、电来淘金。
摊开海堂叶吧！
申江，远比渭水滑润。
上海滩，远比岐山年轻。

有什么办法呢？
这是历史的命定！
姬昌演周易于岐山
三分天下臣服于殷。
我们，理应鲸吞文明之果
三分宇宙以造福于龙的传人……
是的，我们选择历史的港口。
但，历史也同样在港口
选择时代的精英。

正象：你我到黄浦江来淘金，
而浦江也同样淘我们的灵魂。

灵魂呵！灵魂！

你我都是廿世纪的标本。

袒露吧！和大上海一起——

袒露千人鬼之间——

天堂和地狱之门……

别诅咒资本——

资本，固然血腥，

但，谁敢说：她不是

原始的野蛮——

野蛮的暴政的掘墓人？！

一如兵马俑，人们因之

而无法宽恕始皇的心毒手狠！

但，谁也不能抹去

历史的准星：车轨同文……

所以，一提起大上海

资本的习性、惯性、塑性

我就更多的想起兴业路——

想起缔造我们共和国的元勋……

听吧！海关的钟声，

每隔一小时，就提醒我们：

光明与黑暗并存，

小偷与诗人同在，

谋杀者与普罗米修士同生——

上海，是共和国工人阶级的

摇篮，母亲……

假如逸小妹健在，

她也许会登上和平饭店的高层，

指南京路，指黄浦江为证……

而后，她会告诉你：

从《五卅》到《十一》

从浦江到延河，

从南京路到东西长安大街，

从人民广场到天安门广场

这一段生命的艰辛历程……

以及她生生死死的末了情……

一

……这是既属于我

同时也属于历史的早春天气。

龙华的桃花料去劫灰，

并且一脸红泪……

好！应当兴奋：

殷夫、胡也频们

终于持脱镣铐向马克思报到。

鲁迅，在虹口公园终于

获得一块芳草地，

悄悄告诉许广平……

至于说些甚么，

后悔当初我没有偷听！

而南京路，淮海路，

改邪归正。很少，很少

高楼大厦掩盖下的荒淫……

快哉！此刻的黄浦江，

荡起春温，托着丰腴的上海，

有如珠光四射的钻石……

谁都受她的蛊惑呵！……

蛊惑的光亮诱发了我

早已许给她的年轻的爱情。

嗨！多光亮的记忆的荧屏；

峥嵘的头角，

浪漫的青春，

迎着海关，迎着国际饭店

迎着曹阳新村的雨后初晴，

我分开齿列着的摩天大厦，

把满天斑斓的命运的早晨，

无保留地交给浦江两岸

火花喷吐的烟囱，

以及热情啼唤的汽笛，

以及绚丽多姿的霓虹灯……

然后，再把鹅黄色的爱恋，

交给风帆怒张的潮流——

嗨！多漂亮的热风景……

夜来了！

华灯闪起红绿交迸的火焰，

黄浦江，火光烛天。

大上海，立体透明。

夜以继日呵！以她的光与热，

燃烧着我们年轻的渴望，

为尤为光明的明天激流勇进。

于是，我捧出丹柯式的心——

燃烧的靈魂——靈魂的天真，

有如光明的賭徒，

和伙伴们真诚地打賭，

看谁在这春宵的河床，

逞献给光明的爱，

更热烈！更赤忱！

更富于青春的干劲！
我们，没有喝酒，

没有，没有醉醺醺。

都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想得单纯，爱得单纯，

在光明之岸淘金……

我的光明的天国呀！

理应淘去鬼域含沙的阴影……

啊哈！阴影？……

啊哈！鬼域含沙的陷阱？……

看啦！我们的青春触雷了——

天真，在一声巨响中化为粉碎！

而理想、虔诚的理想，托着

受伤的爱，在囚禁中备受绞刑……

我后悔吗？不！

也许生活欺骗过我的良心？

而我，从没有学会

欺骗生活的本领。

在昨天，我曾经爱过呵——

如同初恋，对光明的上海港，

爱得很真诚。

呵！黄浦江呵！是谁？是谁？

绞碎了我淘金的渴望，

当初，我真是困惑不解呵！

于是我揣上滴血的天真，

默默地奔走，默默地思索——

沿着你宽阔的长堤；

低下头来问蹲在岸边的石狮子，

狮子木然不语。

转过头来问浩瀚东去的江流，

江流长长叹息……

最后，我终于发狂地，

喝上几两白干，乘上一条小舢板，

颠簸江心，把这一腔积怨，

付给滔滔东去的激流……。

呵呵！黄浦江，我立体交叉的河流呵！

你给了我这许多青春的理想，

又给了我这许多青春的失望，

是你教会我第一次懂得光明中也有暗算，

并且学会了愤怒，学会了反思呵！

于是，作为一个被放逐的囚徒，

我怀着对自由和诗的憧憬奔向北方……

是的，在北方，

我怀着对于生活的困惑，

对于自由和诗的探索，

衣冠如雪，一步一个血迹，

痛苦而又曲折地，曾经跨过

屈辱和歧视，饥寒和压迫，

所铺成的险阻重重的道路……

而后，在一场红彤彤的洗劫之中

我又死去活来；

披头散发，挽起莽昆仑，

涕泗横溢，搂着我血迹斑斑的爱恋——

多灾多难的祖国，多灾多难的人间……

但，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辰，

我总是怀着悠久的相思，

以及火辣辣的热情，

像思念一见深情的爱人一样，

思念你呵——黄浦江！

每当一天耕作归来，

在干打垒的土房里，

和伙伴们谈论起过去，

谈论起我第一次的爱情，

第一次的创伤和折磨，……

我总是忧郁而感伤地谈论起你！

有时我甚至摊开地图，

用我这双肥厚的手掌，

摸索你留在图纸上的脉搏。

于是我感到你这发黄的激流，

从我手指中间滑过，

河岸上参差不齐的大厦高楼，

从我手掌中间崛起……

偶尔，摊开报纸，杂志，

见到你一张崭新的照片，

读到你一条动人的消息，

我又噙着默默的籍慰，

常常把你怀在梦里藏之心窝

深情地，悄悄地，

揣摩，亲吻……

人们常说：对你，我有刻骨的相思！

怎么不呢？黄浦江，你的港口，

有着我搁浅的风帆，但一直没有

搁浅的淘金者的信念呵！……

惊蛰。春分。春潮。春汛。

一连串的春，塞满了祖国的乾坤！！

在大草原，我打一个滚……

然后，乘风而起，从世界屋脊，

向莽莽苍苍奔腾而下——黄浦江，

你还认得我吗？二十多年前

在你身边那几个满怀希望的年青人……

呵！黄浦江呵！我终于回来了！

带来草原粗犷的牧笛，

带来黄河给你的祝福。

带来既属于我，也属于你的财富——

大浪淘沙，几度沉浮，从惊涛拍岸的

奔流中淘出来的沉甸甸的或许是

历史之金？或许是人生之金？……

你听到了吗？黄浦江，

我悄悄地哼起对你的恋歌，

怀着浑身的喜悦，漫步在河边，

久久地寻找我过去的心迹

那怕是片断，那怕是点滴……

哎！江河奔流，岁月无情，

受伤的黄浦江

有着数不尽的衷肠……

于是，我去找我去过的伙伴——

哈！我的朋友——那个以前

像我一样的天真的赌徒，

二十多年的棒打，他成熟了；

像钢！但并没有冷却，

依旧热得发烫。已经结婚

并且为黄浦江生养了未来的开拓者——

一个像八十年代之春那么丰腴，

那么漂亮的豆蔻年华的姑娘……

她约我到家里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然后，拉着我去外滩，凭着围栏，

指着浩瀚的波涛，谈论起过去……

突然，他拍着我的肩膀：

“哎！兄弟，你还记得那条船板么？”

啊哈！船板——那不就是我二十六岁

的方舟？哎！几度风吹雨打，

在一个茫茫的黑夜，差点碰碎在江心……

呵呵！黄浦江，我的淘金者的河流呵，

你不光是我们昨天灾难的见证人，

同时也是我今天最要好的知交呵！

不是么？你捧上酒一样浓醇的深情，

从很远的地方，就兴奋而汹涌地，

迈开高大的步伐，张开你长长的手臂，
一个浪头撞一个浪头，
一个旋窝撞一个旋窝，
发出豪放而热情的谑笑向我奔扑而来，
掀起雪白的浪花，舐着我的衣襟，
用你柔和而滑润的手——
凉爽的风，为我洗净脸上的风尘。

啊！我的老朋友，你的性格
依旧是和从前一样；

狂放不羁，开阖汪洋，

再也没有谁（除了长江）

可以比得过你的热情澎湃，

酷爱开放，酷爱自由呵！

四

啊！黄浦江，我的淘金者的河流呵！

你以你发酵的乳汁——

长流不断的爱，哺育了我们

五千年来第一个进攻的阶级

滋养了这领一代风气之先的城市，

卵翼了披坚无比的商品——

当然不是脂粉气，铜臭气，

而是精子进取的工艺，

富有蛊惑力的陶朱器识，
并且让它们蔓延开去……

你的胸怀，就是这么宽厚呵！

记得，在洪荒，在草原，

我看见五光十色的百货，

散发出你特有的海洋味，

我就常常，常常以老朋友的亲切，

夸耀地，向人们

谈起你的慷慨，

和你这闪着鱼鳞般的

光亮的波纹……

让夷齐，让介之推，

让老子，让黄石公，

让一切远古的遗民——

遗民的精灵，

去谴责巧者丧智，

去惊呼他们灵魂的不得安静……

我的广袤的土地呀！

不但要你商品的触角，

去解脱她的贫困，

并且要你的烟囱吐出

更多的富于希望的火星，

要你的汽笛喊出前无古人
足以震撼天庭的呐喊……

不是吗？只有这样，

你才能摇撼昆仑——

摇撼大漠穷荒

现代意识的觉醒……

记住吧！黄浦江，你要

永远记住：你的肥瘦，荣枯，

和祖国所有的土地，

如同血肉……哎！你把你的

智慧和爱输送到远方——

黄河、红河、乌江、开都河……

但你远方的兄弟，也同样

以她们的慷慨，以他们的乳汁和爱

滋润你，并且哺育了你的繁荣呵……

五

呵！黄浦江，我心中的河流呵！

摸索你的今天，缅怀你的过去，

这固执的回忆，又象一条毒蛇，

常常，常常嚼着我的心……

不是吗？黄浦江，你内心里

积压着的太多的忧愤，
不也是常常鼓动着你

在阴霾的天气，挟起狂暴的风雨，

疯狂地，咆哮不休，

掀起狂澜，跳过长堤，

去冲激《汇丰银行》

和《花旗银行》的门槛与基石么？

是的，就是这几座钢筋混凝土

外加大理石铸造的宫殿，

在并不遥远的昨天，曾经给我们

输送资本——输送资本的文明，

但也同时是我们耻辱的烙印——

输送罪恶，输送掠夺，输送瘟疫……

并且孵化出一小撮民族的

阴谋家，寄生虫，赌徒，恶棍，妖精……

哎！黄浦江，我的黄浦江呵！

我实在是难以从我这残酷的记忆里，

抹去那些个灾难重重的岁月呵！

本来么，我不该念这些旧经。

可是，不温故，又那能知新？！

每当风雨交作的天气，

我走过你闪光的长堤，

路过光滑的南京路，
就好比路过一长段岁月的历程。

啊哈！不知是谁又在我这

半已愈合了的心灵的伤口撒一把盐——

那疯狂的红彤彤的十年……

于是我这曾经受过重创的心，

蓦然间，宛如被暴君蹂躏……

只有当自由的风，从海关吹来

戏弄我斑白的发丝，

流动在江心的红旗，

向我展示她的美丽，

我的心，这又开始活血。

记住吧！黄浦江，为了你的开放，

为了这面红旗，能够在江面

舒展自如地给生活领航；

呵！为了你万方仪态，

心广体胖，揖让八方，

昨天，今天，我们付出的代价，

乃是几辈人的血伴着你流淌……

六

黎明，我揉开惺忪的的睡眼，

踏着光滑的柏油路奔向江边……

噢！我的黄浦江一夜都没有睡呵！
她拨开朦胧大雾用涛声和我耳语……

我躬下身腰，

捧上一掬黄灿灿的乳汁……

源远流长呵，

流过春申君的宫室，

流过吴越落帆楫，

流过小刀会的剑影刀光，

流过十里洋场的脂肪，

流过四十年来话不完的

天地玄黄……

够沉重了！

够污染了！

但，她流得十分强项；

卷激，冲洗了陈腐的泥沙——

以她那无所不吞的容量……

并且不知疲倦地，

朝朝暮暮迎来送往。

呵呵！黄浦江，

我圣洁的恋人呵！

只有懂得你的苦难，

并且和你一样肩负过苦难

经受过风狂雨骤的人们，
才会理解你的沧桑，
才会品尝，才能尝到
你这发酵的乳汁里
所包含的生活的重量
并且享受你给我们的这份滋润呵！

雾，渐渐散了。

江的两岸露出依稀的楼阁……

远方，

汽笛放出断断续续的呐喊；

早班女工，朗朗的笑声，

淌过宽阔的街道。

然后，又在淡黄色的灯光，

和朦朦胧胧色中，渐渐隐去……。

接着

由淡而浓，由远而近；

一种潮动，

不！一种挑衅。

一种噪聒，

不！一种热情。

冲破四周的寂静，

披上黎明的光华。

拥上电车，自行车，

小轿车，公共汽车，

从四面八方涌来，

朝我身边疾驰而过。

然后，又大鱼大浪，

滑向四面八方……

好汹涌的早潮呵！

这是车的王国么？

皇冠，铁龙，桑塔那，

伏尔加，奥斯特……

各用各的喇叭，和永久，

飞鸽，凤凰的响铃，

排成车的蚁阵，

互相争吵，互相角逐，

互相争夺绿灯，

不！互相争夺浦江的潮汛……

而我，有车吗？

时间就是生命，

生命就是创造——

分秒必争！

我的车呵，可是时整的

豪举型？！

我摸摸我的码达——！

我的心！

我审视我的机械，性能……

哎！怎么告诉你呢？

既复杂，又单纯——！

屈大夫的忧愤，

马塞曲的激奋，

英特纳雄耐尔的声型……。

就这样；每天，从黎明

到午夜，我都加大油门——！

全部的爱憎，

全部的热情，

挤进大上海车的王国，

旋转，象车轮……！

啊！我无车，也有车：

《天行健》——！车名！

引擎：一发千钧……！

牌号：12000000000000

我的车呀！岂止

二万五千里的征程？！

乃是饱尝忧患，历尽劫波，

自强不息的五千载的精灵……！！

是的，它并不豪华。

但却奋进——！

奋进于水与火的密集，

奋进于宙斯与缪斯的抗争

奋进于长城半开半掩的关门，

奋进于廿世纪的早潮晚汛……！

生活，的确很累呵！

淘金的上海人，

一如黄浦江与苏州河

天天都与拥挤的文明

争文明的生存……！

七

我不是一个富有的人。

无法与当官的比权势，

无法与个体户比钱财，

也无法与我景仰的星辰——！

鲁迅。闻一多。巴金。

艾青……比风范，比名声……！

啊！除了爱。除了两鬓霜生。

除了诗的浪漫，幽愤。

除了诗人的天真，赤忱。

除了习惯激怒，比如：

对邪恶的憎恨，